



演繁露序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
獸草木之名也麟睢駟鵠荇蘋裳撲豈遽是道若
未明八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曰吾能得
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
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是爲釋名廣雅
正繆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
方正位之不容不伏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
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蕃露以下旣雜載後
世之制則其書徃徃晦復不揚此責耳賤目之失

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為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
為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
天人性命而蕃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
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予常有意於是而聞
見不博且曰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問因閱古有
見不問經史稗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
縑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
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
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重出而董
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釋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

磊落人誠可惡矣然有退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
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買易益
可報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泰之寓吳興
書

演繁露目錄

卷第一

秘書省書繁露後

左右史陞侍立

采摭

上林賦

萬年枝

啐酒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卷第二



侯鵠

琵琶皮絃

冒絮

玉樹

甲庫

僧衣環

壽人

登席必解襪

兩觀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為吉利

六么

文史

笛曲梅花

金蓮燭

知後興

墓石誌

卷白波

玉衣

幞頭垂脚不垂脚

換鵝是黃庭經

骨朶

爵公

如律令

桃笙

漢爵級所直

白駒非日景

冠帔

俗語以毛為無

唐婦人有特敕方許乘檐朝謁

唐三品得服玉帶

古者戮不必是殺

卷第三

廉察

竹林啼

鐵瓮城

古服不忌白

桃葉

千里不唾井

牛魚

茆三間。

蕃語

三姑廟

躡柳

平白地腸斷

杏施

簡冊

皂衣

白銅鞮

明妃琵琶

香

雞栖老人城

毛裘

烏鬼

石鑄器

錢唐

款乃

百子帳

卷第四

金吾

跳盪

一唱三歎

擊缶

彤管

馬匹

虎賁

官橦貫私橦錢

屋機楹

洋州

浙江

浯

箭貫耳

衙

耐

潢藏書處

箭括

南墳西墳

臚傳

古爵羽觴

交牀

金爲兵器

卷第五

袒免

不托

凡將

憤

鄒邾

百丈

曲逆

蒲廬

無恙

衛霍冢

卷第六

爰契我龜

鐵券

六州歌頭

檢

木欄

鼎子

九卿

建康新亭

六帖

度

魚袋

騏驎

天鹿辟邪

蟠冢

壓角

立仗馬

銅柱

兩漢闕

朶殿

遏

相雞狗術

先馬

選素黃紙

鼻祖

葉子

嘉慶李

唐世疆境

林養

托子
六更
腰舟
狸首
障扇
唐非章服以花綾為之
瑟瑟
服
漢三公
千金

玉食
護駕
陳狀元跋



演繁露卷一

新安 程 大昌

大昌

泰之



本朝置左右史正公唐制而近者二史更曰入侍槩
立殿上東南偏不執筆則皆不與唐合按唐志天
子御正殿則即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
退而書之若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
直第二螭者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李肇
國史補兩省諳起居即為螭頭以其立近石螭首
也鄭覃傳日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揚嗣復言故事

立衙起居注在前張次宗傳文宗始詔左右史立
螭頭下則今立殿上東南偏非也唐制既曰即舍人分
立左右操筆則今更曰入侍不執筆皆非也唐去
今雖不遠而螭殿位置史無詳制顧雜載中時有
可以參攷者耳王仁裕入洛記記含元殿所見甚
詳曰玉階三級第一級可高二丈許每間引出一
石螭頭東南西鱗次而排一一皆存猶不傾墊第二
三級各高五尺許蓮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
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磚微有虧損賈
黃中談錄含元殿前龍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

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悉以青
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仁裕所見後唐時也
黃中是所見本朝初也所錄合二說驗之則龍尾道夾殿階
旁上而玉階正在道中階凡三大層每層又自䟽
爲小級其下二大層兩旁雖皆設扶欄欄柱之上
但刻爲蓮花形無壓頂橫石其上一大層者每級
固皆有欄欄柱頂有以橫石通且壓之而刻其端
爲螭首溢出柱外是其殿陛所謂螭首者也然唐
之大內有二南內也西內也高宗別營大明宮於
故宮爲東南偏是名南內自高宗後案朝多居其

地故凡唐史所載朝會多大明制也宮據龍首山
趾而高自丹鳳門入第一重為含元殿殿陛從平
地直上四十餘尺方與殿平王黃所見階陛皆含
元制而唐志記二史所立螭陛則非含元也含元
第次甲於諸殿惟元正冬至受朝始出御之他朝
會否也含元直北方得宣政宣政者正殿亦名正
衙蓋朔望受朝之地宣政之左則為東上閣右為
西上閣而宣政又北始為紫宸自開元後每遇朔
望薦獻宗廟天子謙避正殿輒虛宣政不御而退
御紫宸紫宸紫伏則從宣政喚仗自東西二閣而

入百官隨之所謂入閣也唐志言在正殿則俯陛
聽命者謂宣政也言伏在內閣而夾香案分立第
二螭者謂紫宸也是唐志二史所班皆不在含元
殿故王黃所說螭陛第可因之以想他殿而不可
憑之以證定唐志也宣政紫宸相為南北合大明
二宮俱在龍首東麓凡殿以次退而之北則陛亦
以次北而加高每殿為峻道乃始可升則宣政紫
宸每陛每級壓欄悉應有螭故有第二螭首也是
二史所立下乎赤墀而高乎前庭故在宣政則俯
陛乃可聽命在紫宸則正直次二螭首其地其制

皆相應也和墨濡筆皆即坳處坳陞石之窪曲而
可以受墨者也今人用螭坳則可謂立殿坳則設
案唐志宣政殿朝日殿上設黼宸躡席熏鑪香案
而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人
主既御黼坐宰相兩省官排訖乃始升殿則是香
案也者正坐殿上而對班案前者乃從殿下準望
信之其曰舞已行殿即可見已及其人入閣而夾
侍香案亦左右準望而言非真夾並香案也白樂
天和元稹霓裳羽衣歌曰舞時寒食春風天玉欄
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推此言也則香案似

在玉欄干之下而實不然也欄出庭上則舞庭者
自在欄下庭在案南則在庭者孰非香案之前豈
其欄楯之下別設香案也耶元稹自言我是玉皇
香案吏其亦準望而爲之言歟宋景文筆記曰予
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設於前殿兩
螭首間案上設燎鑪脩注官夾案立則此時二史
已誤立殿上矣然猶在御座前而分左右夾侍也
王容季叙事記 國朝 駕坐則修起居注立於
御座後慶曆中歐陽脩以諫官脩注始立 上前
北面以視上 閣門用故事諭之使退脩曰起居

注非殿中祇候人不當立於座後閣門疑其有故事不敢彈奏脩既罷其後脩注者乃復退立於座後歐文忠所執其殆唐制乎然猶立殿上者國朝殿陛之制不與唐同也唐殿據龍首而高故降殿而立直二螭其立者之首猶微出殿墀故俯陛而聽於事為宜汴京大內正在平地殿級不越尋丈自下達上欄壓石通竟止用一螭若降殿而立使直第一螭首則立處已在殿庭不能俯陛聽事其勢不容不與唐異也徽宗朝李誠營造法式者殿陛螭首圖繪載極詳其言曰螭首施之對柱立殿

四角隨階斜出其長七尺然則宋景文記洞案直兩螭間其對柱之螭歟今二史更直而皆立東南偏其並殿角隨階之螭歟以其皆有石螭壓之因遂認以為唐螭而實非其地也螭頭所施雖異其處而又因設生誤故二史更侍階立東南偏全與唐異也然慶曆間雖不立御座之前而立於其後於今又不同特不知今立東南偏復起何時也

梁憲

前世載梁憲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問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

節也鄭之釋曰屏謂之衛今浮愚也刻之為雲氣
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
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也七年
未央宮東闕梁愚災顏舞之曰梁愚謂連殿曲閣
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梁愚一曰屏也梁音
浮此其二也漢人釋梁為復釋愚為思雖無其制
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梁愚下而復思至王莽
斷去漢陵之義梁愚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
也崔豹古今註依放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
以二闕自闕梁愚自梁愚其言曰漢西京梁愚合

板為之亦築土為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
合板者為屏也至其釋闕文曰其上皆丹聖其下
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
唐蘇鶚謂為網戶其演義之言曰梁愚字象形梁
浮也愚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
窗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
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也梁愚云者刻
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梁愚然
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為疏屏
施諸宮禁在門則為某門梁愚而在屏則為某屏

杲愚覆諸宮寢闕關其上則為其闕之杲愚非其
別有一物元無閑著而獨名杲愚也至其不用合
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
入則別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其
杲愚之所以為杲愚則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
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䟽屏者蓋本其所見漢
制而為之言而予於先秦有故也宋玉之語曰高
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
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杲愚名之而實杲愚
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

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誤也網戶朱綴
刻方連者以木為戶其上刻為方文互相連綴朱
其色也網其狀也若真謂此戶以網不以木則其
下文云刻者施之何地而亦何義也以網戶綴刻
之語而想像其制則杲愚形如在我目前矣宋玉
之謂網綴漢人以為杲愚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絕
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為青瑣取其門扉之上
刻為交瑣以青塗之事見王后傳注故以為名稱
謂其孰後人不綴門闔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為禁
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杲愚為稱義例

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
之上孰者之為杲愚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為
二顏師古又不敢堅決兩者而兼存之所以起議
者之疑也崔豹謂合板為之則是以刻綴而應杲
愚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
輕䟽杲愚之象乎况文帝時東闕杲愚嘗災矣若
果盡諸實土之上安得有火而災之也於是乃知
顏師古謂為連屏曲闕以覆垣墻者其說可據也
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
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戶牖之有杲愚

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徹明
杲愚朝共落榆栢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杲愚者
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杲網彌山因證杲當得為
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杲愚而去
又引溫庭筠補陳武書曰杲愚書捲閭闔夜開遂
斷謂古來杲愚皆為網此誤以唐制一偏臆度古
事者也杜實一作寶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
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真寘網於牖而可
卷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倣也非古來屏闕刻鏤
之制也唐雖借古杲愚語以名網戶然杲愚二字

因其借喻而形狀蓋以著明也

上林賦

是公賦上林蓋該四海言之其叙分界則曰左蒼梧
右西極其舉四方則曰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南則
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揚
河至論獵之所及則曰江河為陸泰山為櫓此言
環四海皆天子園囿使齊楚所誇俱在包籠中彼
於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土毛川珍孰非園囿中
物約而實之何一非實後世顧以長安上林覈其
有無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者也秦宮皇作離宮關

內三百關外三百立石東海上胸界中為秦東門
此即相如上林所從祖效以該括齊楚也自班固
已不能曉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
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
論之由是言之後世何責焉

萬年枝

謝詩有風動萬年枝之句凡宮詞多承用之然莫知

其為何種木也或云冬青木長不凋謝即萬年之

謂亦無明據而世間植物如檜柏皆經冬不凋何獨冬青之枝得名萬年也按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群臣遠方

各獻名果異木亦自列為美名以標奇麗其品有

萬年長生樹千年長生樹各十株雖有異名亦不解何物越石氏藏書中有吳興方又所著泊宅編者曰徽宗興畫學同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為題在試無徒識其何本遂皆黜不取或密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惟此書指冬青為萬年枝又不知何所本也

啐酒

乾道丙戌內燕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折檻問抗聲作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素惟酒素回反朝士多莫能解中燕更相質問亦無知者予後閱李涪

刊誤則知唐世已有此語暨淳熙乙未再來預燕則樂師但索曲子不復抗言惟酒當是教坊亦聞士大夫疑語而刊去不用也予按李涪刊誤之言惟酒三十拍促曲名三事臺一惟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啐今訛以平聲字李正文資暇錄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字書驗之惟屈破也啐音蒼憤反啐吮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啐喻有理於屈破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為惟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况又有可驗者丙戌所見燕樂上自

至尊下至案執每酌曲皆異奏而惟侑飲百官者不
問所終純奏三臺一曲其所謂三臺者衆樂未作
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
即三臺曲度也夫其牒酒之語三臺之奏與李涪
所傳皆金知牒訛為牒素固翻審也後暨乙未甬
與內燕則樂皆異名雖三臺亦不復奏矣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
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于內乃知杜詩戶
外昭容舞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其出殿引坐

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鈿蓋至天祐間始
罷

演繁露卷二

新安 程 大昌 泰之

侯鵠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氏
 注侯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
 言畢音準謂之鵠者于侯是謂皮侯曹公彦循鄭
 氏此說謂遠以熊虎等皮為鵠於其上其說恐未
 然也射之設鵠以為的也若以熊虎等皮為侯又
 以熊虎等皮為的則侯與鵠兩無則異恐古人立

的以準射不應如此昧昧鄭氏亦自覺不安又從
為之說曰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為雋其義近之
而不敢自主何也鵠之為物揚飛迅駛射之難中
故古人言射者徃徃及之孟子曰一心以為鴻鵠
將至思緩援弓繳而射之漢高帝曰鴻鵠高飛一
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在皮侯則曰張在鵠則
曰棲是鵠非皮類而真為鵠形審矣夫惟以獸皮
為侯而棲鵠其上於示遠立的便故吾恐鄭氏之
說未安也

琵琶皮絃

葉少蘊石林語錄謂琵琶以放撥重為精絲絃不禁
即斷故精者以皮為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
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因言
杜彬取以扶傳丐公為改予考公集所載贈沈博
士歌誠有此兩句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
玉練鐮聲入黃泉則公詠皮絃時彬已死安得有
丐改事恐石林別見一詩耶陳後山亦疑無用皮
者然元稹琵琶歌傾聲少得似雷吼纏絃不敢彈
羊皮又曰鷓絃鑊撥如雷房千里大唐雜錄載春

州上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為絃聲甚淒楚合三物
觀之以皮造絃不為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皮
為質而練絲纏最其上資皮為勁而其聲還出於
絲故歐公亦曰玉練鑠聲也

冒絮

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
為冒絮音陌顏師古曰老人已覆其頭應邵曰
陌額絮也詳其所用當是以絮為巾蒙冒老者額
額也冒之義如冒犯鋒刃之冒其讀如墨則與陌
音冒義皆相近也漢官舊儀皇后親蠶絲絮自祭

服神服外皇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得以作巾絮
而已以絮為巾即冒絮矣北方寒故老者絮冒其
頭始得溫暖地更入北則虜中豹冠狼頭帽皆其
興矣

玉樹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見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
漢武故事既得樂大即甘泉富造甲乙帳前庭植
玉樹玉樹之法嘗珊瑚為枝以玉碧為葉花子或
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
帝所作葉象寶為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

失之盡為是也長安記正以玉樹為槐也當是並
緣青蔥之語乎

甲庫

唐吏部著^有甲庫龐元英文昌雜錄曰用甲乙次第其
庫而此庫其首也猶如漢言令甲令丙然此誤也
唐制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曆名凡三庫其曰甲
者若干人為一甲其在選部則名團甲其在今則
曰擬官奏鈔總言此鈔某等凡幾人者是其制也
唐云甲令言等一也是其所從名庫以甲也會要
大和九年勅今後應六品以下凡^相稱舊嘗有官

皆下甲庫檢勘有無又正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
來三庫物^勅甲又經失墜人多罔冒乃^至主制勅旨甲
皆被改毀則甲庫也者正收藏奏鈔之地非甲乙
之甲也

僧衣環

唐會要吐蕃官章飾有五等一瑟瑟二金三以金飾
銀四銀五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
以辨貴賤今僧衣謂之袈裟者當曾有環環中著
鍵橫紐上下牙角銀銅隨力為之其源流殆出此
乎

疇人

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等人也
從算曆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為徑

登席必解鞵

左氏哀二十五年衛侯蒯輒與大夫飲酒靈臺褚師
聲子鞵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
君將殺之殺嘔吐也以是知古者登席不獨脫屨
又解鞵也

兩觀

魯有兩觀非度也書新門作雉門及兩觀皆譏也然

戮少正卯必即兩觀以周之所以誅誅之不毀明
堂之意也夫將有為東周之心則佛盱尚可因而
况周度之所寄乎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為吉利

張籍吳楚歌調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
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社日
婦人不用針線自唐已然矣又送李餘及第云歸
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衣
物新人取之以為吉兆唐俗亦既有之

六么

段安節琵琶錄云正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彈一曲新
翻羽謂綠腰注云綠腰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
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名誤言綠腰也據此即錄
要也已訛為綠腰而白樂天某有聽綠腰詩注云
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
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抑不知是唐遺聲否耶

文史

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
九千字乃得為史又更郡守課試乃得補書史即
東方朔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為

多者也文人以便以文史為史籍非也

笛曲梅花

段安節樂府雜錄笛羗樂也古曲有落梅花吳兢樂
府要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
橫吹即胡樂也兢所列古橫吹曲有名梅花落者
又許雲對說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其辭亡不
可考矣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為臺事見撫言

知後典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令皆曰祇候典訛也 國
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侯院大
曆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又撫言載夏侯攷
僕李敬者久從攷苦厄不去同類休之他適敬曰
吾主人登第尚擬作西川留後官後十年攷鎮成
都以敬知進奏以此言之今之祇候典云者乃借
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名稱當曰知後典不當曰
祇候典也此雖猥事而世間名稱如此其訛者多
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曰云云及死命
刊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
京雜記所紀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
不能古勁疑即葛洪爲之

卷白波

飲酒卷白波唐李濟翁資暇錄謂漢時嘗檢白波賊
人所共快故以爲酒令晏公類要六十五卷白集
詩云長駟波卷白連擲米成盧注曰骰盤卷白波
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名

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
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靜於殿上冬衣
自下在席上

幘頭垂脚不垂脚

幘頭起於後周一名四時脚直製裁紗覆首盡韜其髮
兩脚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脚其改為硬脚史不載
所始故莫知其的自何時也孫角談苑載柳玘在
東川有從子來省玘不甚顧盼其家人為之序說
行第房派亦不領略僕隸相與獻疑曰得無責敬
於君之幘頭也乎姑垂脚入見以占其意可也此

即乃垂下翹翹之尾果獲撫接則知當柳玘時幘
頭不皆垂脚其屈而下垂者乃其用以為敬也國
初有王易者著燕北錄載契丹受諸國聘覲皆繪
畫其人物冠服惟新羅使人公服幘頭略同唐製
其正使着窄袖短公服橫烏正與唐制同其上節
亦服紫同正使惟幘頭則垂脚疑唐制以此為等
差故流傳新羅者如此也又秦再思洛中紀異去
唐太宗令馬周雅飾幘頭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內
教頭張口笑者以銀撚幘頭脚上簪花釵與內人
裹之上悅乃曰與朕依此樣進一枚來上親櫛之

復覽鏡大悅由是京師貴近效之龐元英著文昌錄乃以為宣宗未知孰是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脚晚季方鎮擅命始有僭服者豈和重脩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脚其後帝服則脚上曲五代漢後漸變乎直其說與上所載略同而皆不記所出豈皆以意揣度乎

換鶯是黃庭經

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鶯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人皆為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曰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

時真蹟故在既可以見其為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經徐浩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錄謂俗以朶為骨朶者古無稽據國朝既名衛士執朶扈從者為骨朶子班遂不可考予按字書過朶皆音竹瓜通作過適又音徒果反適之變為骨朶如而已為爾之乎為諸之類也然則

謂過為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矣

爵公

國史許瓊傳開寶五年澶密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非~~學士注藻先世有號爵公者汪謂五代間得此爵恐或便在此開寶間也

如律令

李濟翁資暇言^詳今人符呪律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常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

文書下書如律令者漢人之語也張道陵係漢人故承用其語遂沿之至今耳

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呪^凡行移悉做官府制度則其符呪之去如律令者是做官文書為之不必鑿鬼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蒲葵安可常案楊雄方言簾宋魏之間謂之笙梁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簾書曰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碧筍郭璞桃枝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簾以寧寢杖以持危杜子美亦有桃竹杖詩桃笙蓋以桃竹為簾也

漢爵級所直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邵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按惠帝初立賜爵級有差中即不滿一歲一級外即不滿二歲賜錢萬謂作外即未滿二歲者其賞不及一級裁賜萬錢耳今乃以三十級為六錢其說無疑顏師古亦不辨也

白駒非日景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釋白駒曰景也劉孝標答劉紹書曰隙駒不留李善注墨子

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猶駒之過隙也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譬如騁六驥過決隙也則豹所引者不以白駒為日景

冠帔

曾子固王回母金華縣君曾氏誌夫人以夫恩封縣君以兄曾公公亮恩賜冠帔也是得封者未遽得冠帔中間朱康侯母以太母恩得初封託予問冠帔制度遍詢禮寺皆無知壬辰年在建康與客談及此秦墳侍郎適在予問其家故有特賜者必知其制秦言其姊出適時得授使人押賜冠帔亦止

是株^珠子鬆花特髻無有所謂冠也秦丞相夫人塑像建康墳庵乃頂金鳳子髻上又不知何據

俗語以毛為無

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饑者也毛食寒者裸跣注毛草也太子賢案衍傳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有亦用通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為毛毛無也唐黃縡綽諧語以賜緋毛魚袋借毛為無則知閩人之語亦有本

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朝謁

杜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

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檐子者不在此例王珪母始得特恩歟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已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勅百官所服帶二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詫矣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閣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予闈王也暨病亟具表返諸上

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
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
如隨身魚符之類也耶抑晉公自以意矧此舉也
本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朔造玉魚賜嘉岐
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為親王故事又前世
所未有者

古者戮不必是殺

左氏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為右孟
速命文之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
可戮也此以扶為戮又襄六年宋子蕩以弓楛華

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
逐之子罕曰專戮於朝朝罪甚大焉亦逐子蕩此
以楛為戮則甘誓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未必
殺之或者降削其家廩給之類其斯以為孥戮焉
耳苟惟不然罰弗及嗣虞舜之世則未遠也啓以
肖禹得傳政焉豈其罪人遽有族耶

演繁露卷三

新安 程 大昌 泰之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為察嘗疑不相附因閱
漢高帝紀紹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
曰廉字本作魏魏其音同乃知廉之為察本魏字也
有覘眎之義

竹林啼

老杜七歌竹林為我啼清晝蔡條以竹林為禽名恐
穿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苦哀因謂之啼

句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焉耳非笑而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之孰謂不得爲啼耶

鐵甕城

潤州城古號鐵甕人但知其喻堅而已然甕形深狹取以喻城似爲非類乾道辛卯予遇潤蔡子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郡治前山絕頂而顧子城雉堞緣崗彎環四合其中州治諸辭解在焉圖深之形正如卓瓮予始知喻以爲瓮者指子城也時適有老校在前呼問其故校曰子城面面因山門之西出而

達於市者蓋隧山寘闔故門道長而厚不與常城等郡治北面出水之瀆兩旁斗起峭峻如壁仍更向北行十餘丈乃趨窪地以是知因山而城故能深厚如此也予始信鐵瓮者專以子城言之

古服不忌白

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隨時以白幅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籬實羊酒譜白接籬巾也南齊桓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以白色爲

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
曰巾之葛之為形如熇熇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
服魏武造幅其中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
為之是其制守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
色如銀剗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吳兢
樂府要解案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
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翎
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紵為衣古今
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
如裙襦鞮皆以白眎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

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
雖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
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着白巾者
釋者白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桃葉

桃葉歌王子敬為其妾作辭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楫王性之謂渡江不用楫隱語也謂橫波急也
此語極似有理而施建樂府廣題所載乃不然曰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
渡陳末人多歌之後隋平陳晉王營六合縣之桃

葉山實應其語建既得其本辭載之則謂寄意橫波者非也

千里不唾井

李濟翁資暇錄謗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無義也唾當為莖莖草也言嘗有經驛舍反為莖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為莖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為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為遙踟躕不得共共觀此意與乃為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復飲矣然猶以嘗飲乎此而忍不唾也

况昔所嘗奉以為君子者乎此足以見古人詩意猶委曲惠厚養情而止理義其理亦既甚明白易曉李太白又采因此意馮平虜將軍妻詩曰古人不唾井莫忘告昔纏綿姚合威著殘語太白此詩亦引李濟翁不莖井語以為之證是皆不以曹植詩為證也

牛魚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為其得否為歲占好惡蓋依中國賞花釣魚而因以十歲也近世問周茂報使振金酋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即金亦用遼制也王

易燕北錄云牛魚嘴長鱗硬頭有脆骨百斤即南方鱣魚也鱣鱣同本草既有鱣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自一種非鱣也若鱣魚正如鮎鱗通身無鱗而有鱗而硬即非鱣矣馬道使虜詩曰會叨臘月牛頭賜史謂虜真以牛馬賜之非也契丹生率以臘月折圍因飲飲冰飲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

茅三間

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真傳贊

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
宜無放殺之酷

蕃語

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指
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烏狐虎髮語轉遂為吐
蕃唵廝羅之父名錢通乃贊普也達怛乃韎鞞也
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笑
推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
常怪蕃語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字記之如指
篤身毒固無所祭何至如龜茲既知其為丘慈何

不徑以丘慈書之迺借用龜茲以特翻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尚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間如龜近立而不全為丘必龜丘聲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

三姑廟

建康青溪有廟中塑三婦人像輿地志謂為青溪姑其在莊南朝數嘗見形今建康志因曰隋晉王廣嘗即莫地斬張麗華孔貴妃因并青溪姑者數以為三俗亦呼三姑廟此說非也按吳均續齊諧志曾稽

趙文韶宋元嘉五年為東宮扶侍居青溪夜遇婦人携二婢過之世贈金贊文韶報以銀枕琉璃七天明至青溪廟中見枕枕在焉廟中女姑神像青衣婢侍立乃夜來所見即輿地志所謂嘗見形者然則三婦人像宋已有之安得為張孔乎

躡柳

壬辰二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馬司兵最後折柳環插毬場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略可寸餘中輒斷之名曰躡柳音藉其呼藉若乍聲樞帥洪公謂子曰向始予曰殆躡林故事取歸閱

漢書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蹕林服虔曰蹕音帶師
古曰蹕者繞依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
之祭無林木者尚植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
莫遺法按此即予言有證其於馳蹕之外加弓矢
焉則只益文矣西北錄太祖時契丹使來朝詔使
者於講武殿觀射令其從者與衛士射毛毬截柳
枝即其事也

平白地勝斷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軻郎相看月
未墜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為平白

地為伊腸斷也

沓拖

東坡頗有沓拖風味李白大鵬賦連軒沓拖揮霍翕
忽

簡冊

古人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策者編綴衆簡
而成者也文滿百乃書之不然則否故曰小事簡
牘而已蔡邕獨斷云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
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滿短兩編下附
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

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傳獻簡云今批答五
六字即滿帑其體起於宋武帝縱筆大書甚有理
也

皂衣

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故張敞曰備皂衣

議論

白銅鞮

玉臺新詠載襄陽白銅鞮歌抵主言送別且皆在襄
陽沈約曰分首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息
漢水向東流無名氏一首曰陌頭征人去閨中女

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淚霑衣其末云龍馬紫金
鞍翠眊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郭茂倩
樂錄本襄陽踏蹄梁武西下所作玉臺新詠所載
兩首皆沈約白銅鞮即太白所謂襄陽小兒齊拍
手攔街爭唱白銅鞮者也

明妃琵琶

琵琶所作爲烏孫公主所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
之姚令威辨以爲誤是矣然玉臺新詠載石崇明
妃詞序曰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聲

故書之於紙則崇之明妃詩嘗以寫諸琵琶矣郭
茂倩着為樂書遂載崇此詞入之楚詞中楚詞之
器凡七琵琶其一也則謂琵琶辭為明妃亦無不
可

香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
廟燔肅灌獻尚鬱金食品皆非今香也貴比栴曰至荀卿氏方言栴蘭
漢雖已得南粵其臭之極者椒房椒風即官以雞
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甚下不類也惟西
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

今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錡青火朱
煙玉臺新詠古詩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燃其中青
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皆
焚蕙蘭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香也
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藝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
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帳器用之麗史
漢備記不遺若魯期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

雞栖老人城

沉香梁武帝
苑之祭神

蘇易簡著本朝使人至西番見有老人消縮如小兒
在梁上鷄窠中乃其見存子孫九代祖其說甚怪

丙申十月十六日夜寓直玉堂閱史見興元間常
臯得詔攻吐蕃其所攻用名有維保松及雞棲老
翁城予欣然自笑曰易簡之說即此二城名而增
飾之以文滑稽耶管城子之毛穎烏衣國之王謝
皆其例也

毛裘

徐常侍鉉入中原以織毛制之本出胡虜不肯被服
寧仍忍寒至死信其有守然古固以狐羔麕為裘
聖人服之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襲朝服者
則今貂蟬亦古乎若其篤古堅毅死且不易上於

人多矣

烏鬼

老杜詩曰家家養烏鬼沈存中曰烏鬼者鸕鷀也元
微之嘗投簡陽明洞有詩曰鄉味猶珍蛤家神愛
事烏乃知唐俗真有一鬼正名烏鬼謂為鸕鷀殆
臆度耶傳記曰不聞有呼鸕鷀為烏鬼者又國史
補裴中令節度江陵常遭軍將譚沫受周王稹往
嶺南幹集至桂林館有烏在竹林中稹偶擲石擊
中其腦以死稹殊不以為意會洪受病逗留于後
稹無達江陵中令疑許忽夢受病逗留于許言道

為王稹所殺棄其尸竹林中裴大以為異亟付獄
治稹自誣伏法而洪受乃知始知是烏鬼報讎也
此說甚恠然有以知唐俗謂烏神直至於其則其
祠而事之有自來矣

石鑄器

穆天子傳天子升來石之山取採石焉天子使重絕
之民鑄以成器于黑山之上郭璞注云今外國人
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按此所言殆今藥玉藥
流離之類古書記事簡不失實驟觀若可愕徐徐
察之理甚煥然簡奇可尚也

錢唐

世說註錢塘云晉人沈姓而令其縣者恃築塘患土
不給用設詭曰有致土一簋者以錢一簋易之土
既大集遂諉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土而去因
取此土以築塘岍故名錢塘非也漢書地理志會
稽郡有錢塘縣其已久矣地名因俗傳而訛如此
者多

歛乃

柳子厚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江空
日出不見人歛乃一聲山水綠歛音奧乃音靄世

間共傳欸乃為歌不知何調何辭也元次山集有
欸乃歌五章章四句正絕句詩耳其曆序曰大曆
丁未中須臾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
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益取適於道路矣其中
一章曰千里風雲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
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蓋全是詩如竹枝
柳枝之類其謂欸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別出
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也耶今徽嚴間舟行猶聞其
如此顧其詩非昔詩耳而欸乃之聲可想也柳枝
竹枝尚有存者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

加竹枝或柳枝等語遂即其語以名其歌欸乃殆
其例耶

百子帳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
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或戎虜特穹廬
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棧柳為圈以相連瑣可張
可蓋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百圈
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
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青氈帳詩
其規模可攷也其詩始曰合聚千年毳施張百子

脊骨盤邊柳捷色染塞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
張空卷為證即是以柳為圈而青氊冒之也又曰
北製因戎朔南移逐虜遷是制出在戎虜也有頂
中央聳無隅四嚮圓而頂聳旁圓也既曰影孤明
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
於霜隨處悉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
則中亦差寬矣既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
近則是其間不可設燎爐但只用銀囊貯火而虛
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
比但言其為蕙帳茅庵而不正比於穹廬知其制

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叙物制如有
韻之記則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唐德宗
時皇女下降顏真卿為禮儀使如俗傳郭車却扇
花燭之禮顏皆遵用不廢獨言氊帳本北虜穹廬
遺制請皆不設其言氊帳即樂天所賦而宋之問
所謂催鋪百子帳者是也丙申十月十一日夜醉
後因讀白集信筆以書

演繁露卷四

新安程

大昌

泰之

金吾

漢志執金吾注金吾鳥也金吾執之以禦不祥夫使
金吾果禽類從古至今必不絕種何以全無其傳
也按揚子雲執金吾箴曰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崔
豹古今注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頭謂之
金吾也按今三衙大將立殿陛下所執杖子者銀
如兩末而軍職之呼員僚者每朝不笏而杖其制
畧與之同軍伍間呼其杖為封杖豈古金吾遺制



耶以揚崔之語合而證之知其為杖不為鳥也亦以明矣

跳盪

琿城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一唱三嘆

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踈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知有遺味者矣凡瑟之絃練而朱之則其聲滿底竅洪疏則其聲遲

用絲本以取聲而特貴其遲濁者正與元酒大羹薦味而棄味者同一意度故曰遺音遺味也遺味遺音即與上文之謂非極音非致味者相發相應也鄭氏釋遺為餘失其旨矣至於一倡三嘆則鄭謂三人從而嘆之大戴禮傳亦曰清廟之瑟一倡而三嘆之也漢去古未遠一倡三嘆其言如此必有所受也陳僧匠智叙古今樂錄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常為鼓不以竽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

於穆清廟歎之也於穆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
据此而言其三人從旁歎之者從於穆等語申以
嗟嘆至于三人也僧匠智作樂錄起漢迄梁其於
存古甚多其序清商正聲篇曰但歌四曲皆起漢
世無弦節奏技最前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好之有
宋容華善唱此曲自晉以來四曲並絕其曰但歌
者但徒也徒歌者不以按之絲絃而專以人聲故
曰無弦節也奏技者技即伎也即本卷題首之謂
技曲者是也方其奏技之時無弦矣其歌者最前
一人唱之三人從旁和之與鄭氏所言同知漢人

共傳之古者如此樂錄於清商類中又有可證者
其注東光曰舊但絃無聲其注東門曰舊但絃無
歌皆宋識造其歌與聲耳從但絃之義以推之可
以例但歌之為徒歌也其後又有楚調但曲七如
廣陵散之類謂從琴箏而得者則又後人好事寫
之絲絃非但歌本然也夫古人貴本遺音既不免
絃亦為瑟矣又從而理其絃度使之違濁也漢魏
宗尚而推廣之又并與絲絃不用而悉以人聲為
貴此其意皆近古而可書無匠智傳錄則今日不
可以意推測矣

擊缶

應劭風俗通缶者瓦器所以節歌易曰日昃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楊惲傳擊缶而呼嗚嗚
者真秦聲也由此言之擊在缶者皆擊之以節其歌
非缶而自能出聲也

彤管

詩彤管有煇箋云彤筆管赤管也鄭氏以為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也鄭說
詩多異惟此制略相通其必有所本按漢制尚書
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會稽典錄

盛吉為廷尉每冬至斷囚特用彤筆垂泣則皆彤
其管以別於常用之筆第不知其得賜得用制度
何似耳

馬匹

馬以匹為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
四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
及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因
讀劉勰文心雕龍其說為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
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駟服皆以對並為稱雙名既
定則雖單亦復為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

義甚通

虎賁

沈約宋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此說非也書虎賁三千人賁之為賁矣古賁奔通不必取孟賁為義

官橦貴私橦賤

孫伏伽言只為官橦貴所以私橦賤讀者不解按舊唐志虞部職掌柴炭木橦進內及供官客並於農隙納之則木橦也者虞部歲取諸民有定令也既以令取又不足用則溢額制之而給其直會其科

取數多既至而官不更買則不免售於外故曰若官橦賤則私橦無由賤也

橦徒往反

屋幾楹

元祐初程頤議更立太學先言三舍每齋須屋七楹其後又言七間為一齋學制所詰問頤前後所須間架不同頤曰所稱齋七楹即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不知此時何人主學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詩言旅楹即槩言衆柱耳孔子夢奠兩楹即是在兩柱之間世謂屋若干間者取兩柱夾覆之中故曰一間令失士記屋亦皆相承以幾楹為幾間蓋

取柱之一列言之則無礙或折而言之以一間為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謂因文害事也唐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無柱為屋間二其東西屋盡處別澗植柱二列故十一室而二十三楹者以一系列為一楹也二十三楹而梁才居十一者從南面計眎亦以梁列數之故每室才云一梁也

洋州

洋當讀如汪洋之洋今讀如詳莫明所起說文洋水

出齊臨朐雖非今洋州之洋然徐諧著音乃以似羊為翻則當讀洋如詳古有之矣洋楊二州聲稱相雜豈其世人病之而借齊洋音讀以加梁洋使有差別乎

浙江

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中水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淞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為浙若謂漸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耶則浙之得名既已先

秦而桑欽更以為漸何耶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
出皆不可曉歟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
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
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為浙亦無抵牾
第以古語為正則出黠者古也

浯

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
水出琅琊靈門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則浯非結
之所名也

箭貫耳

軍法以矢貫耳為**耿耿**之音**耿耿**之音恥列徒安二反也說文
引司馬法曰小罪**耿**中罪大罪**到**故子五治兵鞭七
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
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
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恐畏非以意為之也

衙

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
而稱謂**說**也漢文釋申曰吏日晡時聽事申旦政
也藝文類聚載古射覆蜜蜂之辭曰蘩蘩華華雖
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

亦兩致其恭當用衙晡二字府晡聲之訛者也天子御正殿受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

酎

漢八月飲酎說者曰酎正月釀八月成許叔重曰八月黍成可為酎酒酎三重醇酒也二說不同然酒固有久醞者恐八月乃成期太迺遠當以黍成可釀為是黍既登熟三重釀之八月一月可辦也

漢藏書處

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已今讀劉向叙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

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秘故比他本備也特史遷細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秘耶或太史所載于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箭括

列子仲尼篇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箭括發相及矢夫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絃視之若一焉唐六典庫武令注箭制曰其本曰鏃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括旁曰嵒恐是擬字書所謂

徃省括于度則釋者失之未分歧而御絃者是括也

南墳西墳

國朝宗子自附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汝州張抃奏劾其州官隨竄之罪有趙叔潛者結銜云保義郎添差管轄舒王已下墳園有承節郎王世斌具者其御即云管轄魏王已下墳園比之舒魏二王墳南西二墳也耶

臚傳

漢書臚傳古今不魯究極其義按儀禮士冠禮主人得筮反之筮人筮人還東西旅占卒進告吉鄭氏注云旅衆也古云旅作臚予因讀此始悟臚傳曰旅者傳也今之臚傳自殿上至殿下皆數人抗聲相接使所唱之語聯續遠聞則臚傳之為旅傳其已審矣鴻臚寺主典賓客亦取大衆會集以為名寺之儀

古爵羽觴

楚辭曰堯瑤漿蜜勺實羽觴張衡西京賦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筭班婕妤好東宮賦曰酌羽觴方

消憂諸家釋羽觴皆不同劉德曰酒行疾如羽如
淳日以玳瑁覆翠羽於下徹上可見劉良曰杯以
挿羽以速飲皆非是東東哲論禊曰逸詩云羽觴
隨波流且以隨波之用證之若果挿羽則流泛非
便至謂玳瑁翠羽相須爲麗則太不經惟李善引
漢書音義曰作生爵形者是也古飲器自有爵真
爲爵形劉杳謂古尊彝皆刻木爲獸鳥鑿頂及皆
以出酒者即其制也

本朝李公麟得古爵陸佃繪之禮象圖其形有味
有足有尾但不爲背而盡窪虛其中以受酒醴蓋

通身全是一爵也惟古偏著耳以便執持如屈卮
然乃始是飲器制度蘇文忠之詩有狀胡穆銅器
者曰隻耳獸齧環長唇鵝擘喙三趾下銳春滿短
兩桂高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
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
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文忠不正命其器以爲爵
而恂穆之所名姑以爲昂然味其所詠形模大小
以較禮象則與李公麟古爵正同古爵雀字通紹
興間奉常鑄爵正作雀形如禮象所繪知其有所
本也則夫以爵爲觴而命之羽觴正指實矣孟康

釋班賦亦曰羽觴作生爵形者頭尾羽翼師古曰
孟說是也第其制隨事取便鑄銅爲之則可堅久
於祭燕爲宜若以流泛即刻木爲之可飲可浮皆
通便矣

交床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據胡床
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
黃瓜唐此案紹擊西戎據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
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
群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金爲兵器

孫奭唐韻釋鎧曰甲也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黃
金蚩尤制以爲鎧謂蚩尤鑄鎧不知管子何所本
然是以知周世之鎧必已用金矣漢嚴安傳曰今
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絃許叔重說文曰兜鍪首
鎧也鈇候肝反臂鎧也鈕音爲鍛霞頸鎧也自身鎧
之外鍪鈇鈕鍛循首以至頸臂悉皆有鎧而字又
從金仲長統昌言也曰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錢
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則甲
用錢札西都已然不待漢末也

袒免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總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總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交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

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總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所以爲戚矣歷攷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經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其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况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當知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方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

自漢以後并免而數以為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
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叙載喪制即
免加絲借古冕之統著以為統若用鄭矣而特自
出其見於下曰統制殺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
以為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
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又曲禮冠
毋免則凡冕皆與冠對免之為免當正讀為免其
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
斬齊當其未歛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蓋遭喪之始
未辯成服始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

為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愠哀之
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
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為之
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哀哭則踊踊
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
為服者之所為也斬齊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
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
袒免則此為其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
齊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
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

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
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
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誠虞
也遠葬而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
則皆以為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為之也葬不
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
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為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
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為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
曰斬衰括髮以麻母括髮以麻免而布之蓋父母
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

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
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為免音問則居母喪者
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音問遂當以免而加諸
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
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為冠
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為安故著此以待博而
不惑者折衷之

演繁露卷五

新安 程 大昌 恭之

不托

湯餅一名餠飩亦名不托李正文刊誤因舊未就刀
鈷時皆掌托烹之力刀鈷既其乃云不托言不以
掌托也俗傳餠飩字非予始讀此未審其言信否
及見束皙餅賦知其有本也哲曰仲春之月天子
食麥而朝事之邊煮麥為麵內則諸饌不說餅然
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則來近矣又曰
三冬冽寒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則湯餅

為最而其形容製造之意則曰火盛湯涌猛氣蒸
作攘衣服振掌握搦搏搏麩瀰離於指端手縈迴而
交錯級級紛紛星分電落柔如春綿白若秋練則
當晉之時其謂湯餅者皆手搏而擘置湯中煮之
未用刀刃也又宗慄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作湯
餅名辟惡餅瘦闡賦之曰當用輕羽拂取飛麵剛
軟通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綆白如秋練則其時之
謂湯餅皆齊高帝所嗜水引麵也水引今世猶或
呼之俚俗又遂名為蝴蝶麵也水引蝴蝶皆臨鼎
手托為之特精麗不同其不知何世改用刀凡兩

名不托耳若叅束宗所賦則李正元所紀信而有
證也餽既恐古無此字殆後人因不托聲稱之而
食其旁與歐公餽音俊餽音明之謹同一闕挨也

凡將

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元帝時史遊又
作急就篇凡將令不可見矣藝文類聚載凡將一
語曰鐘磬竽笙筑坎侯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琴
瑟篳篥琴筑錚者其語度規制全同率皆立語總
事以便小學即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饋

冠服古今異制而苦無明著既其制不能明了則其所施用或當或否皆不可別識矣憤者冠下覆髻之中也史游急就章曰冠憤簪黃結髮紐顏師古釋之曰憤者韜髮之中所以整亂髮也常在冠下或單著之揚雄方言曰覆髮謂之憤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髻皆趙魏間通語也夫其從覆髻而言則顏師古謂為整髮者是也冠冕有旒崔豹古今注以為垂露則承露云者從藉冠言之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憤服群臣皆隨焉庾凱醉隨憤機上以頭就穿取檀道濟被收脫憤投

地皆顏師古謂或單著之者也若其人應著冠則以憤籍其下賤而執事則無冠單著憤也應劭漢官儀謂憤者卑賤不冠者之所服是也董偃綠憤傳韞拜謁武帝帝令起趨東廂就衣冠是也董仲舒止雨書亦曰執事者赤憤摯虞決疑曰凡救月蝕者皆著赤憤以助陽知其皆賤者之服也始有憤時未以覆髻但韜鬚鬢毛使者冠時髮不蒙面耳凡此言冠而及憤者其冠皆冕冕冒額故必用憤以收髮也古冠冕得通言故也若單著冕冠之冠則露髮無所事情也蔡邕獨斷曰元帝進憤但遮

覆額前壯髮尚未有中也王莽頭禿始加中其故
俚語曰王莽禿憤施屋後漢書曰半頭憤劉俠卿
為劉盆子制半頭赤憤續漢書曰半頭憤即空頂
憤其上無屋故以為名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
憤一枚空頂即半頭也元帝時尚未有中故東宮
用空頂憤者本古也屋即中也有頂有屋即異乎
空頂矣梁冀改異服制庠憤狹冠是冀自改莽
制損下其屋也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憤
秦以為武將首飾為絳憤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
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中逢題却覆之至文帝乃

高顏續為之耳月崇其屋貴賤皆服之夫耳者結
中之角也今謂崇屋始於文帝恐不及蔡邕謂為
始恭者的也董偃服冠人服故綠憤衛宏漢舊儀
曰齋緹憤耕青憤漢官儀曰謁者着緹憤大冠皆
隨事着色若東觀記筆光武初起服赤憤賜段熲
赤憤大冠一具孫堅為董卓所圍着赤蜀憤潰圍
而出皆執事者單憤之證也夫止雨救日執事者
皆赤憤未必主為助陽也蓋漢以火王其在五德
尚赤耳故董仲舒繫露曰以赤統者憤尚赤是專
漢制也

鄒邾

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鄒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
縣楚也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孤相之所植
邾公之所卜山不是鄒縣本是邾國魯穆公改鄒
山從色變故謂鄒山始皇勒銘在此山上合此二
說觀之鄒山記未為審的也鄒魯相關魯之臣死
者三十三人穆公尚以民莫披土問於孟子則改
邾為鄒豈魯力所能哉夫并邾改鄒亦失故矣南
史無明載攷古者始至此而難審定也

百丈

杜詩舟行多用百丈問之蜀人去水峻岸石又多兼
積若用索牽即遇石輒不行故劈竹為大瓣以麻
索連貫其除以為牽具是名百丈百丈以長言也
南史朱超右傳宋載北伐石超董舟師入河陽入
緣河南岸牽百丈則知有百丈矣

曲逆

陳平對曲逆侯或讀如去遇非也地理志山國曲逆
縣得名因濡乃官反水至許城北曲而流故曰曲
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道之謂當如本字

不當借音

蒲盧

說文蟪蒲盧細腰土逢按禮人道敏政地道敏政樹猶蒲盧也夫從地道敏樹之後始言政猶蒲盧真是蒲與盧耳今人釋中庸以蒲盧為螟蛉其誤當如說文

無恙

今人問安否曰無恙說者曰恙草間虫名也故問安者以無恙言之今按說文恙憂也至它託說何反條乃曰它從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故相

問無他乎

堦殿

說文堦堂塾也丁果反又云塾門側堂也今堦殿取此魏劉靖魏嘉平三年立過於漁陽高粱河水經十日而過過即竭也以土壅水為過不知何世加土為竭故柳子厚記袁家過猶須解釋恐人不喻也

脫題目
過

相雞狗術

荀子儒效篇堅白異同之分隔也不知無害為君子曾不知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是此種雜術古已

有之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莊子七聖在襄陽城之野有前馬後車後世東宮官有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此亦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洗馬言騎而為太子儀衛之先也

選案黃紙

中書令傅亮以蔡廓為吏部尚書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相委蔡廓曰我不能為齋于

木署紙尾遂不拜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言書紙尾也按此則宋時文書已用黃紙唐高宗時始令凡敕書皆黃紙則不獨選案得用也葉石林言太宗時敕已用黃紙其知其所本也

鼻祖

楊雄賦曰或鼻祖於汾隅劉德釋鼻為始後人特信德語和附以為始祖不知鼻之訓始何義也說文釋皇曰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則鼻之為始漢時已然也說文於鼻又曰鼻犯法也以辛从自言

鼻人戚是足鼻者若辛秦以似皇字改為罪合皇鼻二字
本岑釋而言之則鼻之訓始有以也

葉子

古書不以簡策帛縑白皆為卷軸至唐始為葉子今書
冊也然古竹牒已用疊簡為名顧唐始以縑紙卷
軸改為冊葉耳

嘉慶李

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城
之美故稱嘉慶坊李今人但言嘉慶子堂蓋稱謂既熟
不知李亦可記也

唐世疆境

元稹樂府注長安西門開元時立堠名萬里堠書其
國西疆境曰西至安西都護府九千幾百里且云
其實萬里慮征戍者遠之乃減其數使不盈萬此
稹之也然唐書地理志總載盛時地理曰東極
海西至焉者東西九千五百里夫合唐地東西言
之僅為九千餘里雖焉者距安西地猶在東然距
海才九千五百里安得自長安至安西而盈萬里
哉

松陵集陸龜蒙樵子詩云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
注養去聲讀山家謂養柴地為養子按刑浙東民
有投牒言林養為人所侵者書養皆作權子疑其
無所本今讀陸詩知二浙方言有自來矣

托子

古者彝有舟爵有粘即今俗稱臺琰之類也然臺琰
亦始於盞托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飲茶
病盞熱熨指取標子融蠟象盞足大小而環結其
中實盞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為之寧喜為
其名曰托遂行於世而托子遂不可廢今世托子

又遂著足以便挿筋間有隔塞其中不為通管者
乃初時標子環蠟遺制也

六更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外
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
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
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唐王建宮詞云每
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遙聽帳裏君王
覺上直鐘聲始得歸本朝王禹玉亦有詞云焚香
熏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更直

歸來還直立班時以二宮詞詳之禁中記更鼓不
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翌日當直言宮女滇須以來未曉
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蚤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
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言上直鍾聲者禁中
五更曉鍾也王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
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聞四更促為五更故
五鼓終竟時蚤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國朝
大禮車駕宿齋青城則齊殿門內五更拘促使短
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晚乃竟
故奉常具行禮序次以授在事士之人皆以宮漏之

外別異其言曰街市幾更幾更為此也

晉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落無所何用何不以為大尊而浮
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
晉舟也亦鷗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也詩曰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瓢之苦者不可食啖則養使
堅大裁以為壺而用之濟水則雖深涉無害也

魏首

史記封禪書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弘乃明
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

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今俗語呼狸猶然然也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為鵠故曰毋若兩不寧侯故抗而射汝

障扇

今人呼乘輿所用扇為掌扇殊無義蓋障扇之訛也江夏王義恭為宋孝武所居奏革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為義以扇自障通上下無言但用雉尾飾之即乘輿制度耳蔡疑小詞又曰扇開仙掌誤也

唐緋章服以花綾為之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云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為趨行注云緋多以鴈銜瑞陟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

瑟瑟

唐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憲宗召市人估其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則今世所傳瑟瑟或皆煉石為之耶

殿

黃霸傳雕雀飛集丞相府張敞奏霸集計吏使能言孝弟風化者上殿則是丞相府中有殿也許并重

曰殿堂也顏師古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夫古今事物名稱隨世更易顏言未必無理然元后傳王根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董賢傳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於此故曰殿有前後僭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為高屋矣豈以殿之重複者乃為天子禮也不然何以語皆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司農所見東都制也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時但

為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以併存即周禮外朝也于寶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申鄭應于三說合之人臣府第乃有殿焉則師古謂凡高嚴之屋皆得稱殿似矣而三人同辭皆謂此殿以朝會為名而天子之嘗臨幸則恐司徒未必敢以聽事也若霸府殿正受計其止則是相府所得專有豈西都於此種等差未致其察也故魯雖諸侯王而霸光歸然亦不以僭制而毀削也且其得名為殿者以嘗受朝備臨幸則

他公府不皆有而朝會臨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漢三公

董賢傳哀帝冊賢為大司馬曰建爾于公班固曰是時賢雖為三公嘗給事中則以大司馬為三公也史記儒林傳倪寬至御史大夫卒史遷曰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張湯為御史大夫既被薄責乃曰湯起刀筆陛下幸致位三公又元后

傳王者為御史大夫列於三位則知漢語亦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也

千金

漢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十金之直可辦中人一家之產也然則其數一金不當止於一兩矣說者各隨所見而別多少皆不通通中以為予觀之古者一代事物各為一制不但正朔服色而已周人之金以鎰計鎰二十兩也漢人之金以斤計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即位賜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是也食貨志黃金一

斤直萬錢則漢云一金者皆為金一斤呂刑贖法
計鍰輸金諸家謂鍰六兩也金黃鍍銅也五金皆
金知銅為黃錢也孔穎達曰釋彛典者謂贖金為
黃金其實銅也故周金雖有鍰鎰二名而黃金不
以鍰計也

衛霍冢

據顏師古注二傳則衛霍二塚皆附茂陵霍塚之上
琢石為祈連山及人馬衛霍之旁有長主冢相併
至唐皆無恙而茂陵晉時為人所發矣此張釋之
所謂其中無可欲者然雖無石擲抑何戚焉者也

悲夫

演繁露卷六

新安 程 大昌 泰之

爰契我龜

繇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為問非也古之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而龜之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恭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為可居也以墨令龜

而兆與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人謀與龜協合也
上言爰始爰謀以我合龜也止曰時龜之與我者
可以止可以待也

鍊券

唐代宗紀功臣皆賜鍊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錢
鏐家在五季世常得之而唐文粹有賜王武俊鍊
券文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予按唐卒
齊錄王堂新制鍊券半缺形如小木甑上有四竅
可以穿條凸面書字陷金以煥之從齊吳所記以
想其制是券也鐵質金字本形正圓而空虛其中

鐫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傳別法中分其器而二
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故今存於世者
形如半甑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周禮少宰
聽稱責以傳別二鄭謂大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兩
家各得一者是其證也周之傳別主是易要約故
其札以本老氏所謂如執在契者是也後世鍊券
要取錄功堅久之義故以鍊為之其謂形如半甑
者正是一札而兩分之也是命以鍊為券無有辨
其所始者按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冊書鍊
券金櫃石室藏之宗廟其殆鐵券所始耶至功臣

表所載山河帶礪等語乃鐵券丹書文也漢曰契
後世曰券皆結約之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為吊古
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并者是也音調悲壯又
以古興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悵慨恨不與豔辭
同科誠可喜也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
降仙臺并六州為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
更三奏名為警場真宗至自辛亳親饗太廟登歌
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

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
熟也今前輩集中大祀大卹皆有自此詞

檢

檢校函檢皆從木今從手非是唐韻謂檢乃斂字非
檢字是也急就章曰簡札檢署槩牘家顏師古曰
檢之言禁也削木施於物上所以禁閉之使不得
輒開露也署謂題書其上也古制如此其字從木
審也以顏言推之則檢之者以木為函納書文其
中而簽題其上自唐及今匱檢皆其物也

水蘭

樂府有木蘭廼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
人爲作詩然不着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
語知其生世非隋卽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
武在緄上紫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
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
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
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
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昂子

今衛士扈駕清道者其著籍名爲等子誤矣東方朔

傳夏育爲昂官顏籀注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昂
官今殿前舉昂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
何祀蹕者當爲昂子不應爲等子也若謂等爲差
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
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於此曹名等子也歟

九卿

漢制九卿今侍從也然九卿所從爲九史無明制獨
可卽當時話言以求其何者爲卿尚可追論顧又
雜出甚多其數不止於九也汲黯爲主爵都尉傳
言列於九卿張湯爲廷尉傳言列九卿取接天下

名士大夫鄭當時至九卿為右內史杜鄴曰陳咸
為少府在九卿高第王溫舒尹齊更迭為中尉義
縱為右內史忘言三人以急刻為九卿劉更生元
帝初為宗正尋免官復為中郎堂元成列更生前
為九卿馮野王為大鴻臚有司奏王舅不宜備九
卿張敞為京兆尹亡命天子召敞敞上書言臣前
得備列卿待罪京兆張禹謂子宏官至太常列於
九卿尹翁歸守右扶風滿年為直傳言其在公卿
之間清潔自守蕭望之為光祿勳繫獄石顯使吏
高言之元帝下九卿大夫獄汲黯過大行李息曰

御史大夫湯距諫飾非公為九卿不早言之何上
官桀反大司農楊敞不敢發其事傳謂以九卿不
輒言故不得侯顏異以大農議皮幣微反唇張湯
奏當異九卿見令不入言而腹誹毋將隆為執金
吾哀帝制詔毋將隆位九卿無以正朝廷之不逮
按此即主爵都尉廷尉右內史少府中尉宗正大
鴻臚京兆尹太常右扶風光祿勳大夫司農執金
吾凡十四職者實皆正為列卿矣而時人所舉獨
以九卿為言故難曉也百公卿表第列公卿位行
凡十四等自丞相以至列將軍自不與九卿交雜

矣至從奉常數之以至左右內史凡十品每一品中又有數更其名者總而數之又為二十六名則其十品二十六名者又不與九數相應愈益難解又如奉常之與太常廷尉之與大理本一職也而名稱前後不一則猶可謂其兩出至宗正與治粟內史水衛之與右扶風同列一等則職位殊不相入只如左馮翊可與京兆內史參附而又不與右扶風相屬如此之類殆不可以意推定之也蓋嘗反而求之則班固嘗明列九卿矣百官公卿表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文卿為九是固之立

九卿總目也而十品二十六名者族而會之悉卿列於卿則數距止九哉無班固雖本漢語而達之周制雜數三孤六卿以為九卿而周制實不然也周官固嘗列孤於卿矣如曰孤卿特揖孤卿位於棘是嘗比而同之矣然此其謂為孤卿者蓋朝廷位於棘是著所列取其降於三公一等而下與六卿同位故連文以為之稱本無三孤六卿繫數以為九卿之文也若曰三孤已行卿事而得參繫言之則三公未嘗不為冢宰如周公為師而位冢宰正百官是公亦為卿何以獨孤於卿而并為九名

九哉則固語亦未愜右予嘗質之遷史而得其歸也遷之傳張湯而及趙禹曰禹為少府比九卿夫比之為言猶視也五嶽視三公非三公矣而品秩得與之同故曰比曰眎明非本品特比附之耳夫少府既非九卿而得比九卿則九卿本九後不啻九何足疑也固書率多因遷而務在簡文故其傳禹直曰禹為少府九卿刊一比字而漢世非卿比卿之制遂不可推尋至其列表以志公卿亦自雜數無別也乃知夔五郭公聖人不肯加損其有深意也哉今世二府本取府第東西對立以為稱謂

後雖宰相執政繁多至七八人亦止以二府目之則漢之列卿數益於九而槩以九卿命之亦語例交熟自無他說也

建康新亭

今建康新亭在朱雀航西五里許南傍小山北枕小浦俗呼為鷺頂鷺頂者蓋江山分派而下以與秦淮會于城外者也蕭衍之入建康也東昏命李居士屯新亭拒曹景宗居士既為景宗所敗請燒南岸屋色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據此則曹景宗自上流而下李居士出據新亭拒之

新亭固當在建康之西矣然其燒諸南岸屋色以
開戰場而新亭以北皆盡則新亭之北當大有屋
色乃與之應今之新亭北據鵞項鵞項之外去大
江絕不遠縱江堧流漲古今稍有不同而大江正
派未之有改鵞項之外即皆漲沙漲沙之外即是
大江更得更有屋色以此考審晉之新亭既當今
長干寺南不南在鵞項河側矣又按晉劉氏世說
新亭吳之舊基先已淪隳隆安中丹陽尹司馬倣
之徒創今地夫晉時指謂今地者乃王導正色言
尅復神州處此時亭址已非吳舊則今亭又異於

晉其更革固不足怪也

六帖

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賦詞制文采用者各以門
目類粹而總名其書為六帖白既不自釋所以名
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科別
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
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文書為應科第設則以帖
為名其取此矣白書不止六類而帖之取數止於
用六者說文小學也試小學又試之小者也取極
其嚴而名其書者兼取其少也

古帝王必用度量後世所傳商尺周漢尺不相參同
蓋世異而制殊無足怪也今雖國有度定俗不一
制曰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此淮尺十八而京尺者
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用元無定則予嘗怪
之蓋見唐制而知其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
秬黍中者為則凡橫度及百黍即為一尺此自其
一代之法不須較古今同異也然此尺既定而尺
加二寸別名大尺又因著為之令曰鍾律冠冕之
類則用秬尺內外官司悉用大尺則國立之制明

為二體其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唐帛每四丈
為一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長
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為匹而官
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尺丈也
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即用唐秬尺為定耶
不然何為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特用淮尺也

魚袋

六典符寶即載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
親王以金庶官以銀佩以金飾刻姓名者去官而
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注云符上皆題云某位姓

名其官止一貪者不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敕召檢校并領兵在外者不別給符契若須回改處分者勘符同然後承府按此而言即今之魚袋雖沿唐制但存形模全無其用今之用玉金魚銀為魚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飾耳今用黑常方直附身者始是唐始世所以貯魚符者是之謂袋袋中實有符契即右一而與左二合者也凡有召或使令即從中出半契合驗以防詐偽故不別給符契者憑袋中半

符為信本朝命令多用勅書罕有用契即所給魚袋特存遺制以為品服之別耳其飾魚者固為以文而革常之不復有契但以木檀滿充其中人亦不復能明其何用何象也然唐制有二種有隨身符即以給其人者故書其人姓名及其致任即以納官有傳符即不刻某官姓名但言某司符契大典注文所謂皆須遞相付十月內申禮部是也白樂天嘗暫為拾遺佩銀魚已而不為此官則不佩故其詩曰親朋相見問何如物色恩光盡反初無柰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即六典謂六品

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者而白雖暫借尋亦歸之於官也黃繡綽服緋無魚故取獬尾垂着腰上作俳語謂明皇曰賜緋毛魚袋毛語及即無為也帝喻其意以言卻止之曰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閣合符即用之汝何可得六典非五品不佩又勅召不別給契止用魚符為契皆典之合也又按趙上交云自武德時正負帶闕官始得佩而添置負外試判檢校官皆不得佩其後隨事許佩增益滋多垂拱中以給都督刺史則非京官亦佩神龍元年刑部王嗣王景龍三年特進皆許佩金則散職亦佩

開元九年用中書令張嘉正奏而致仕及以理去官皆許仍佩朱紫因之亦益以多

麒麟

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魯詩有麒說文云青驪文如傳慕也類篇有麟引爾雅為說曰青麒麟驅馬之班文也是古雖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尼毛者皆生於庶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曰配麟龍而加馬其旁矣故唐廐遂以祥麟院為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

是用天上石麒麟為事則正以麒麟為麒麟矣

天鹿辟邪

烏弋有挑拔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大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域傳

嶓冢

漢書誤以嘉陵江為西漢予於禹貢論辨之矣嘉陵既不為漢則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予先著論姑以意定謂嶓冢當在漢中發源之北而不能指其為何地何山每一思之意終脉脉然也水經以為漢中之漢

源出武都東狼谷山予嘗詢諸經行其地者曰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水又狹秋冬間僅勝一二十石舟而經之所次漢上有沔沔上有漾禹貢有一二百里間該載三名如此其詳也歟予按地書褒水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為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漢時張湯嘗剗治褒水以通于斜而受山東歲漕則豈枝流曲港之比哉禹方叙著水源自不應舍大取小如此

不倫古今雖異而人情可以通推也况有可驗者
禹貢水例凡其流逕所及每以易曰則別名方面
以識其變如何之自龍門而轉南以流華陰則書
曰南至于華陰而改東以及砥柱則又書曰東至
于砥柱是其隨向書方之例也今漾漢之文曰岷
冢導漾東流為漢則是漾源本未流東至其折東
而後始得為漢也然則岷冢者豈其當在漢中之
西也哉水經凡叙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衝嶺
褒源采發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始名
漢水則與經導漾東流為漢者其方鄉正合也漢

采發水

人並褒中置縣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語前世
必已久有而漢人來采之以名其縣非荆為若語也
褒中岷冢二音全相配附得非自虞夏以至戰國
世人稱為不的而輒相訛易也乎然予論禹貢不
敢確證者為其褒之名國也先乎秦不容輕小議
為耳然地名因聲近而為古多有之如春秋之邾
雖偏小無足言然人民社稷儼然得自名國不可
誣矣孟子之去春秋為年絕不遠而變邾為鄒漢
儒已不能究則褒僻且險自岷冢而訛為褒中安
樂圖志而暇詩載矣乎子終欲注所意是而未得

的據姑書其槩以待

壓角

裴廷裕東觀奏記云令狐綯王裴坦知制誥裴休拒之不勝命既行詣政事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謝至休休曰此乃首合謬選非仗力也肩輿便出不與之坐按此即壓角故事乃是執政送上不與舍人均坐故設榻隅坐名為壓角

立仗馬

司率進馬六人舊儀每日尚乘以廐馬八匹分左右

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即散天寶八載李林甫罷十二載楊國忠復

銅柱

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言馬援所立唐史南蠻傳林邑國南大浦存五銅柱漢馬援所立也南詔傳元宗詔何履先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援雖征蠻未嘗渡海而林邑於唐為環王地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乃至豈援之所嘗至耶意者蠻人古有銅柱中間援因其故制立之以堅蠻信耶

兩漢闕

史記高帝八年蕭丞相營~~成~~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十年宮成司馬索隱云無西南二闕者厭勝之法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取其便也予以為壓勝之說無據謂秦舊宮在北而立北闕以便於事理有之也東闕雖於渭北方鄉不相干凡漢之朝貢自闕東來者多則謂立東闕以便事是也其後武帝大治甘泉宮在長安西故立鳳闕高二十餘丈於其東南北西三面無見焉亦便事之義也後漢都洛有南宮北宮兩宮相杳四隅

各自立闕其曰朱雀玄武蒼龍白虎者兩宮四面皆有而亦同名不復如前漢虛方不設者矣洛陽故宮名所載於南宮四闕之外更添坎闕曰北南宮北面之闕予疑其誤也按漢蔡質漢官與職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以十里之遠中間各容雙闕則南宮之玄武自應與北宮之朱雀對起或者見兩宮中間有雙闕者二疑其重複故以南宮之玄武為其宮北闕而忘其北闕已名玄武不當復出矣

本草陶隱居授仙經服穀玉搗如米粒乃以苦酒葷
消令如泥亦有令為漿者祥符中尚藥嘗用陶法
屑成米豆粒竟不供御蘇頌因謂難以服食恐不
詳古來服玉本旨也書以玉食對威福言之則玉
食云者惟王者得用示一隆而無二禮如古宸用
斧後世御不獨用赭黃之類不可但從飲食滋味
中求義惟王府王齋則供食玉若非齋恐不常服
也齋而玉食其齋必變食之義乎此禮之尊無二
上者也而可求諸做味之間歟玉亦未必可服或
於齋時用玉為器如灌盞以瓚取玉器為用耶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政注以
督政整車騎所謂護駕也

閣學尚書 程公博極群書古今之事無不稽

考其所以辨疑解惑以示後學者無一字無來
處應行庚子夏分教溫陵始得其禹貢圖論時
獲請益而公方究心郡政不能奉客盡叩間與
其倩丁教授收聞游丁蓋同年進士也最相善
公之好學不以寒暑晝夜易其志裁決之餘即
研核古事亦當去手因力求其所得於

公者久之乃出其所錄二書曰攷古編曰演繁
露迺密請以歸披讀展玩曠若發蒙始歎曰人
之有疑不決者得其書豈不大有開明乎即亟
命繕寫銀木以傳與天下之疑者焉著龜亦一
快也淳熙辛丑季秋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
教授陳應行謹跋

右書承

命刊布久矣方次第纂成倫類其可負

先生之托哉謹用鏤板以廣

程氏先生之學使學者甲其言而得其書蓋自

陳公廣文之用心茲所以兩全其美也門弟俞
成故識諸卷末